doi:10.3969/j.issn.2097-3853.2026.05.004

林纾美学思想对现代审美教育的启示

蔡月恒

(福州职业技术大学 通识教育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摘要:林纾是近代卓越的文学家、翻译家与画家。其作品蕴含丰富美学思想,注重审美特质,强调情理交融、意境深远。林纾在文学创作中兼顾情感与理性,通过生动的情节与理性的思考展现其深刻的洞察力;美术作品则体现了笔墨与意境和谐统一,自然与人文交融共生,以及传统与创新并蓄的艺术理念。针对现代审美教育面临多元化审美需求、情感体验缺失等挑战,基于林纾美学思想,提出"四维"美育体系,结合情境教学、讨论式教学等现代教育方法,构建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可行性的审美教育路径。林纾美学思想的当代转化不仅有助于推动审美教育的创新发展,也为培养具有文化自信与跨学科素养的新时代人才提供了重要借鉴。

关键词:林纾;美学思想;现代审美教育;情理交融;意境深远

中图分类号:J061;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7-3853(2026)05-0430-07

Enlightenment of Lin Shu's aesthetic thoughts on modern aesthetic education

CAI Yueheng

(School of General Education, Fuzhou Polytechnic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China)

Abstract: Lin Shu was a distinguished modern literary figure, translator, and painter, whose works are imbued with rich aesthetic thoughts, lay stress on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emphasize the integration of emotion and reason as well as the profoundness of artistic conception. In his literary creation, Lin Shu balanced emotion and rationality, demonstrating his profound insights through vivid plots and thoughtful reflections. His artistic works exemplify the harmonious unity of brushwork and artistic conception, the coexistence of nature and humanity, and the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Contemporary aesthetic education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diversified aesthetic demands and a lack of emotional engagement. Drawing on Lin Shu's aesthetic philosophy, a "four-dimensional" aesthetic education system is proposed. By integrating modern pedagogical approaches such as situational teaching and discussion-based instruction, an aesthetic education pathway is constructed that balances theoretical depth with practical feasibility. The contemporary adaptation of Lin Shu's aesthetic thought not only contributes to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aesthetic education but also provides valuable insights for nurturing a new generation of talents characterized by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interdisciplinary competence.

Keywords: Lin Shu; aesthetic thoughts; modern aesthetic education; integration of emotion and reason; profoundness of artistic conception

在浩瀚的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林纾以其深厚的文学造诣和独到的美学见解,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近年来学界对林纾的美学思想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有的从林纾的翻译作品出发,探讨其女性思想的演变及对现代文学的影响[1];有的聚焦林纾的翻译小说,分析其在清

收稿日期:2025-01-26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FJ2024C176)
作者简介:蔡月恒(1993—),女,福建三明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美育、艺术学理论。

末民初文学转型中的重要作用[2];或对林纾“译笔”进行细致研究,揭示其翻译风格的独特性和创新性[3]。此外,还有学者对林纾的画家生涯进行深入研究,探讨其绘画艺术的风格与成就。[4]这些研究不仅丰富了我们对林纾多面才华的认识,也为理解其美学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基础。从已有研究来看,学界对林纾的研究较多集中于文学、翻译或绘画等具体领域,而从文学与美术两个方面综合考察其美学思想,并进一步探讨其美学思想与现代审美教育之间联系的研究相对较少。同时,已有研究对林纾思想及其文学艺术成就的历史价值关注较多,而对其美学思想如何回应现代审美教育中的现实问题,尚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林纾的文学与美术作品蕴含着丰富的美学思想,既强调情理交融、意境深远,又注重自然与人文、传统与创新的有机统一,为现代审美教育提供了有益启示。基于此,本文通过分析林纾文学与美术作品中的美学思想,探讨其对现代审美教育的启示,以期为现代审美教育的发展与创新提供参考。

一、林纾美学思想概述

林纾的美学思想贯穿于他的文学创作和美术作品中,展现了他对艺术的独特理解和深刻洞察。他的作品不仅在艺术形式上具有审美价值,更在思想内涵上蕴含着丰富的情感与理性思考。

(一)文学作品中的美学思想

1.情理交融的美学理念

在传统美学中,“情”与“理”一直是核心议题。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悲剧应激发观众的“怜悯与恐惧”(情),同时通过情节的合理安排达到“净化”效果(理),展现情理初步的融合理念。中国古代,儒家美学强调“文以载道”,文学作品须承载道德教化之“理”,但也不排斥情感的自然流露,如《诗经》中的许多篇章既表达了真挚的情感,又蕴含着社会伦理的“理”。这种情理关系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演变,从强调理的主导到情理并重,反映了人类对审美认知的深化。

林纾的文学思想既重视“理”,又强调“情”。有学者在对《春觉斋论文》的研究中,将其论文主旨概括为“尚理重情”,指出林纾将“理”视为文章的重要基础,同时强调性情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作用。[5]林纾重视文学创作中的真情实感,认为只有源于真实感受的情感才能打动读者,并反对矫揉造作的情感表达。同时,他并非主张情感的任意宣泄,而是强调真情需要经过沉潜与反复推敲,才能形成具有感染力的文学表达。由此可见,林纾并非将“情”与“理”相互割裂,而是重视二者在文学创作中的相互作用,这种“尚理重情”的文学主张体现出情理交融的审美特点。

以《巴黎茶花女遗事》为例,玛格丽特与阿尔芒的爱情故事,表面上是情感的极致展现,实则蕴含着对当时社会道德与阶层束缚的深刻批判。林纾以译笔描绘细腻的情感,使读者沉浸在爱情的悲欢离合中,而又通过对人物命运的理性剖析,引导读者思考社会制度对个体命运的影响。[1]同样,在《黑奴吁天录》中,林纾不仅生动再现了黑奴的悲惨命运,更通过理性思考,对奴隶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林纾这种情理交融的美学表达,启示后人在审美过程中既要注重情感的培养,又要强调理性的引导,实现情感与理性的和谐统一。

2.意境深远的审美追求

林纾十分重视文学创作中的意境,将意境视为古文艺术的重要基础,并围绕心与意、意与理、意与境、意境与识度等问题展开论述。其意境理论重视意境的构成与生成,其中“心”是立意造境的根源,“意”“理”等主体因素在意境创造中具有重要作用。[6]林纾强调创作者自身的胸襟与学养,认为只有达到“心胸朗澈”的状态,才能“游心于造化”,形成对事物的独到理解。由此可见,林纾所追求的意境并非单纯依赖外在景物的描绘,而是强调创作主体的思想、情感、学养与外在之境的相互作用,从而使作品获得更为丰富的审美意蕴。

林纾的意境论与王国维同时期的境界说具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但二者的理论内涵并不完全相同。王国维主要从物我关系阐述境界,并从不同角度对境界进行分类;林纾则更关注古文意境的构成与生成,强调创作者的胸襟、学养以及立意在造境过程中的作用[6]。二者虽然理论旨趣有所不同,但都重视审美主体与外在之境的关系,为理解中国近代文学中的意境追求提供了不同的理论视角。

这种对意境的追求也体现在林纾的诗歌创作

中。林纾的题画诗将诗情与画意相结合,通过自然意象寄托个人情感与生命体验,在意境营造中展现出鲜明的审美追求。[7]相关研究指出,题画诗不仅重视意境的营造,也是林纾审美感受和人生感悟的重要体现。如《题画》中"一亭高立俯群山,路转苍岩待几湾",以高亭、群山、苍岩等意象营造幽静高远的意境,并寄寓作者狷介的生命气质[7];《夏日斋居,自制十二图,图各定名,系之以诗》其十二"危峰积雪"中"万事尽灰冷,岂复畏寒雪",则借危峰积雪寄托其不惧困境、坚守人格的精神追求[7]。此外,《题画诗》其十二"粉本新翻戴鹿床,碧云摇曳竹间庄。故居忆在莲塘路,尽日杨花入草堂",将故乡景物融入画境,使故土之思与自然意象相互交融。[7]这些作品将自然景物、个人情感与人格追求融为一体,使诗中之景不仅成为情感表达的载体,也塑造了含蓄深远的审美意境。

3.家国情怀与人文关怀的哲学思考

林纾的文学作品深刻体现了家国情怀与人文关怀。他生活在晚清至民国初期的动荡时代,对国家命运充满忧虑与呼唤。在《闽中新乐府》中,他模仿白居易新乐府体制,创作了一系列激励人心的诗歌,如《国仇——激士气也》,旨在激发人们的爱国之情和报国之志。同时,在《不如归》序中,他重提甲午战事,希望当局振作自强,展现了深厚的国家情怀。[8]此外,林纾对女性命运也给予了深切关注。在他的译作中,尤其是言情小说,他塑造了一系列坚守爱情的女性形象,展现了西方文化中个体价值、尊严、独立、自由等思想,对封建思想及偏见进行了批判。这种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体现了林纾的人文关怀。同时,林纾的作品还表达了对底层人民生活的同情和关怀。在《车过沧州》一诗中,他目睹饥民惨状,心生怜悯,用诗句记录下了人们的苦难生活,展现了其作为文人的社会责任感。在林纾的作品中,家国情怀与人文关怀是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他的作品不仅表达了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切,也表达了对人类生存状态、精神需求的关注。这种融合使得他的作品具有更加深刻的美学意义和价值。

(二)美术作品中的美学思想

1.笔墨与意境的和谐统一

林纾的美术作品,特别是山水画作,深刻展现了笔墨与意境的和谐统一。他善用淡墨轻染,以清新淡雅之笔触营造幽远意境,如《水竹幽居图》中远山、林石、田野与房屋的淡墨描绘,布局有致,画面开阔,令人心旷神怡。同时,他线条流畅,笔触细腻,赋予画面灵动之感,如《移舟柳堤图》中秋日泛舟、烟波浩渺之景,线条与意境有机融合,生机盎然。在笔墨运用上,林纾简练而意远,寥寥几笔勾勒物象神韵,传递情感与思想。他色彩淡雅,敷色清丽,如《水竹幽居图》中以淡雅色彩描绘隐逸幽情,寄托对宁静淡泊生活的向往。这种色彩与情感的紧密结合,构成了画面意境之美。

2.自然与人文的交融共生

林纾的山水画重视对自然景物的观察与体悟,将真实山水、个人经历与思想情感融入绘画创作之中。其绘画具有"师承有自而重造化自然"的特点,在长期游历与艺术实践中不断从自然山水中汲取创作灵感。[9]这种对自然的重视并非停留于对客观景物的简单描摹,而是将个人的生活经历与情感体验都融入山水之中,使自然景物成为表达个人情思的重要载体。

这一特点在林纾的写实山水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林纾常以亲身游历的山水胜境为创作对象,将个人生活阅历和思想情感融入山水之中,使自然景观具有鲜明的情感色彩。如《江村读书图》取材于福州苍霞望龙台一带的真实景色,以万竹、池荷等自然景物营造清幽的读书环境,并寄托了林纾对故乡生活的眷恋。[10]

此外,林纾并不满足于对自然景物的客观再现,而是通过对自然景色的艺术加工表达个人意趣。在林纾笔下,自然山水不再只是绘画表现的对象,而成为承载个人情感、生活体验与精神追求的重要媒介。如《清江独步图》《独坐渺世图》等作品,借助山水意境寄托个人情思,体现出追求宁静、超然物外的审美情趣。

由此可见,林纾山水画中的"自然"与"人文"并非彼此分离。他以真实山水为基础,将自身的生活经历、故土情感与审美追求融入自然景物之中,使客观之景与主体之情相互交融,从而赋予山水画更为丰富的人文意蕴。

3.传统与创新并蓄的艺术理念

林纾的美术作品体现了传统与创新并蓄的艺术理念。他具有较为深厚的传统绘画功底,早年通过临摹、研习历代名家作品学习传统笔墨,先后受到文徵明、王蒙、吴历、石涛、戴熙等人的影响,

并在长期的绘画实践中逐渐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11]对林纾而言,学习传统并非简单摹古,而是在掌握传统笔墨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的艺术理解,使传统成为进一步探索和创新的基础。

林纾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不断寻求新的艺术表现。他并不局限于临摹古人,而是逐渐将目光转向真实自然,在“师古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师造化”。这种变化使其山水画既保留了传统文人画的笔墨意趣,又融入了来自现实山水和个人体验的艺术感受。林纾在创作成熟阶段更加重视对真山真水的观察和学习,并将从自然山水中获得的灵感和体悟视为提升绘画创作的重要途径。[11]

与此同时,林纾在绘画技法上也表现出求新意识。他在传统绘画基础上兼用工笔与写意,将勾勒、填色、皴擦、点染等多种手法运用于山水创作,并在部分作品的色彩与表现方法上吸收西方绘画的某些特点。[11]这种创新并不是对传统的否定,而是在传统基础上的吸收与变化。林纾始终以中国传统绘画为根基,同时又能够根据自己的艺术体验和时代环境进行新的尝试,使其作品在传统笔墨中呈现出鲜明的个人特点。

由此可见,林纾绘画中的传统与创新并不是彼此割裂的两个方面,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他从传统中汲取艺术养分,又不拘泥于传统,在师法古人与师法自然、继承笔墨与探索新法之间不断寻找自己的艺术表达,体现了其既尊重传统又勇于求新的艺术理念。

4.林纾绘画风格嬗变中的审美意识演进

综合林纾的绘画实践与艺术主张可以发现,其绘画风格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由师法传统、观察自然到融入个人意趣、追求意境表达的逐步转变。这一过程既体现了林纾对传统绘画的继承,也反映出其审美认识在艺术实践中的不断深化。

第一阶段为临摹筑基。林纾早期的山水画创作具有较为明显的仿古特征,通过广泛临摹历代名家作品学习传统山水画的笔墨与技法,并在师法传统的基础上逐渐形成自己的艺术认识。这种广泛的师古实践,为其后来由学习传统走向师法自然、形成个人艺术风格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为写生观察,第三阶段为意匠经营。随着绘画实践的深入,林纾逐渐将艺术视野由古人转向自然,提出“师古人不如师造化,学力既至,运以灵光,自臻于神品”。这一主张体现了其对绘画创作过程的认识:既要通过观察自然、体察物象获得真实感受,又不能停留于对自然形态的简单摹写,而应在传统技法和生活观察的基础上融入个人的思想情感与艺术创造。[11]由“师古人”到“师造化”,再到“运以灵光”,体现了林纾绘画由学习传统向表现个人审美感受的逐步转变。

第四阶段为意境升华。林纾不仅重视绘画的笔墨技法和自然观察,也十分重视作品的气韵与意境。他在《春觉斋论画》中提出“文家入手,须讲意境,而画家入手,必讲气韵”,将绘画中的“气韵”与文学中的“意境”相联系。[4]这种认识与其文论中“意境者,文之母也,一切奇正之格,皆出于是间”的主张形成呼应,体现了林纾在文学与绘画领域对艺术意蕴和审美境界的一贯重视。

由此可见,林纾绘画风格的演进体现出“师法传统—观察自然—融入己意—追求意境”的渐进过程。传统为其提供笔墨基础,自然拓展其艺术感知,个人意趣赋予作品情感表达,而气韵与意境则进一步深化了作品的审美内涵。这一过程体现了林纾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融入自然体验与个人感悟的艺术追求。

(三)林纾美学思想的理论对话空间

1.“情理观”的中西理论对话

林纾文学思想中所体现的“情理交融”审美倾向,反映了其对情感表达与理性思考相互协调的重视。这一观点与德国美学家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提出的“游戏冲动”理论具有一定的相通之处。席勒认为,人具有感性冲动与形式冲动,而“游戏冲动”能够协调二者,使人在审美活动中获得自由与完整。林纾虽然并未形成类似席勒的系统美学理论,其“情理交融”也并非受到席勒思想的直接影响,但二者都关注审美活动中感性与理性之间的协调关系。

林纾的“尚理重情”更多体现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与艺术实践之中,席勒则从哲学层面对感性与理性的关系进行了系统阐释。二者虽然处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理论语境之中,但在审美活动对情感与理性关系的调和方面具有一定的相通之处。这种跨文化的理论比较,为认识林纾“尚理重情”思想的审美价值提供了新的视角。

2.“意境说”的理论传承与对话

林纾的“意境说”继承了中国传统文论对创作主体与客观物象关系的重视,并在自身的文学实践和理论思考中形成了鲜明的特点。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以“神与物游”强调创作主体与客观物象之间的交融,林纾则从“心”“意”“境”之间的关系出发,重视创作者的心胸、识度以及思想情感在意境形成中的作用。其“意境者文之母也,一切奇正之格皆出于是间”的主张,体现了他对意境在文学创作中具有重要作用的认识。

与林纾处于相近时代的王国维同样重视艺术创作中的“境界”问题。二人虽对意境、境界的具体认识各有侧重,但都关注创作主体的思想情感与客观物象之间的关系。林纾尤其强调“心胸朗澈”以及创作者自身修养、阅历与意境生成之间的联系,使其意境理论既延续了中国传统美学对意与境关系的思考,也体现出自身的审美认识。

由此可见,林纾的美学思想既植根于中国传统美学,又在近代文化转型的背景下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其对情理协调、意境营造以及艺术实践的重视,与现代审美教育所强调的情感体验、审美感知和创造能力培养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也为进一步探讨其对现代审美教育的启示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现代审美教育的现状与挑战

在林纾美学思想的深刻启示下,我们进一步审视现代审美教育的现状,不难发现其既承载着传承与创新的重任,又面临着诸多挑战。

(一)审美观念多元化的挑战

在全球化与信息技术的推动下,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艺术观念和审美方式不断交流碰撞,为现代审美教育提供了丰富资源,也使学生面临更加多元的审美选择。由于缺乏相应的文化背景知识和审美判断能力,学生在面对不同艺术风格和审美标准时容易产生困惑,甚至出现盲目跟风的现象。同时,信息技术带来的海量审美信息进一步增加了内容筛选与价值判断的难度。因此,如何在尊重审美多样性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审美价值观、提升审美鉴赏力与批判性思维,成为现代审美教育面临的重要问题。

(二)情感体验与审美素养培养的缺失

在现代教育实践中,知识传授与技能训练往往备受重视,而学生情感体验与审美素养的培育则相对薄弱,容易造成审美教育与现实生活相脱节的问题。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指出,儿童的认知发展是一个建构的过程,是通过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实现的。情感体验和审美素养的培养对学生的认知发展至关重要。情感体验不仅有助于学生的情感发展,还能促进其认知能力的提升。学生在缺乏情感共鸣和审美创造力的情况下,难以形成深刻的审美体验。因此,如何在教育中融入情感体验,提升学生的审美素养,成为现代审美教育的重要任务。

(三)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培养的不足

创新是艺术发展的灵魂,也是现代审美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然而,在当前的审美教育中,往往过于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学生缺乏自主探索和创作的机会,难以将所学知识转化为实际的艺术作品。这种教育模式的局限性在于,它未能充分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限制了学生艺术潜能的发挥。因此,如何鼓励学生创新,培养他们的实践能力,成为现代审美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基于林纾美学思想的现代审美教育实践路径

在林纾的美学思想中,我们发现了诸多与现代审美教育相契合的理念和方法,这些思想不仅为现代审美教育提供了宝贵的启示,也为解决当前审美教育面临的挑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路径。

(一)情理共生:构建情感与理性协同发展的教学模式

针对当前审美教育中普遍存在的情感体验不足与审美素养培养缺失的问题,林纾所提出的“情理交融”美学思想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解决路径。审美教育应重视情感的培养。情感是艺术创作的源泉,也是审美体验的核心。通过审美教育,学生应学会感受美、欣赏美,进而能够创造美。但审美教育不应仅仅停留在对美的感知和欣赏层面,而应通过艺术作品激发学生的情感共鸣,同时引导他们进行理性思考。从教育学角度看,情境教学和讨论式教学是激发学生情感共鸣和理性思考的有效方法。

1.情境教学:在历史情景中激发情感认同

情境教学通过创设生动的场景,使学生身临

其境,感受艺术作品的情感冲击。例如,福建理工大学以林纾生平与创作为蓝本,打造沉浸式文化场景——琴南书院,内陈列林纾书画、康有为信札等珍贵史料。学校还组织师生编排《文脉》等舞蹈作品,使学生通过视觉、听觉与肢体表达的多维互动,直观感受林纾“中西会通”的翻译思想与爱国情怀。这种具身化的审美体验,既激发了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情感认同,又通过对其历史语境与精神内核的解析,引导学生从文化比较的视角思考近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型。学校还依托林纾墓园开展纪念活动,引导学生在真实文化场域中体悟林纾的人格精神,让审美教育突破课堂局限,在历史与现实的联结中深化学生的文化认同。

2.讨论式教学:在理性对话中深化审美认识

讨论式教学则通过互动交流,引导学生多角度分析问题,培养批判性思维。如福建理工大学以学术研讨会为平台,组织学生参与跨学科对话。在 2024 年纪念林纾逝世 100 周年论坛中,该校师生共同探讨“林译小说”的现代性价值,分析其翻译策略如何平衡文学审美与启蒙理性,从而将个体审美经验升华为对文化传承机制的批判性反思。这种研讨不仅深化了学生对林纾“情理互渗”创作观的理解,更通过比较林纾与严复、林则徐等侯官文化代表的思想异同,培养其历史分析与逻辑论证能力。这种讨论式教学通过构建学术对话的公共空间,促使学生在多元视角的碰撞中完成理性思维的迭代与审美判断的校准。讨论式教学能够让学生在观点交流与思维碰撞中深化对林纾“情理交融”美学思想的理解,同时也有效锻炼其思辨能力与审美判断能力。

(二)技道融合:构建“四维”美育体系

当前审美教育普遍存在创新培育与实践赋能不足的现实问题,而林纾在长期艺术实践中凝练的“师古人—师造化—运灵光—臻神品”进阶创作路径,以及自然与人文相融、传统与创新兼顾、笔墨与意境共生的审美理念,可为现代审美教育优化发展提供重要借鉴。基于此,本文构建“感知—理解—创造—升华”四维美育体系,纵向搭建从审美感知逐步递进至精神升华的培育路径,横向整合体验、认知、表达、内化多维美育能力,最终形成贯通文化底蕴、自然审美与情感涵养的综合性美育育人框架。

1.感知维度:自然与人文的有机融合

本维度以“自然与人文的有机融合”为核心理念,旨在通过系统化的多感官审美实践,引导学生深入体验并理解自然景观与人文环境中所蕴含的审美特质。在具体教学实施中,可依托户外写生、校园景观观察、民俗文化体验等多种活动形式,构建从微观至宏观的多层次认知框架。微观层面注重对自然物象与人文细节的感知,如植物肌理、传统工艺的纹样结构等;中观层面侧重对群体形态与文化图式的把握,如生物群落的结构关系、传统节庆的空间布局与仪式流程;宏观层面则引导学生理解生态系统与文化场域的整体性与互动关系,如自然景观与文化景观的协同演化。借助这一循序渐进的感知训练,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审美敏感度与观察体悟能力,引导其感悟人与自然、传统文化之间和谐共生的审美关联。

2.理解维度:传统的承续与阐释

本维度以“传统与创新的辩证统一”为理论指导,聚焦于通过经典临摹与文化阐释,引导学生系统把握传统美学的内在逻辑与精神内核。在实践层面,学生通过对比分析不同历史时期与艺术流派的代表作品,不仅可以认知笔墨、构图、设色等传统技法的形式特征与历史流变,更能借助数字化资源库、虚拟美术馆、专题研学等多元路径,深入理解作品背后的社会文化语境、哲学观念与审美价值取向。该过程旨在超越单纯技法模仿,推动学生实现从“技”至“道”的认知跃迁,形成对传统美学精神的理解与认同,为后续创造性转化奠定基础。

3.创造维度:创新意识与当代表达的融合

在传统理解的基础上,本维度进一步强调创新意识与当代语境的融合,旨在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与个性化表达。通过构建“解构—重构—实验—表现”的递进创造路径,引导学生对传统艺术元素进行现代转译与跨界融合。例如,学生可尝试将水墨语言运用于动态影像创作,或以传统纹样为灵感进行文创产品设计,从而实现视觉语言与媒介形式的当代创新。此类实践不仅有助于学生掌握将文化资源转化为现代审美表达的能力,更旨在培养其跨媒介整合能力、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意识,推动传统美学在当代语境中的活化与延续。

4.升华维度:笔墨、形式与意境的和谐统一

本维度以“笔墨与意境的和谐统一”为核心

导向,旨在引导学生超越技术操练层面,实现审美体验与精神境界的协同提升。依托“物境—情境—理境”的三阶递进框架,学生逐步从客观写实与细致观察(物境),经由情感融入与想象拓展(情境),逐步进入哲理思辨与文化反思(理境)的深层审美阶段。在此过程中,学生不仅学会在艺术创作中融入个体情感与社会关怀,更能够自觉追求形式语言、内容表达与精神意蕴的有机统一,从而体现“以艺育人、以美润心”的教育宗旨,实现审美教育对人全面发展的深层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本文构建的四维体系既延续了“师传统—师自然—出己意”的中国艺术精神,又融入现代教育理念,兼顾文化传承与素养培育,为现代审美教育提供了一条兼具系统性与文化内涵的实践思路。

(三)人文浸润:审美教育的社会价值实现

当前社会审美观念日趋多元化,在“快餐式”短视频广泛传播的语境下,公众审美体验往往局限于浅层的感官愉悦,缺乏对家国情怀、社会现实与人文关怀等深层价值的体认与反思。在这一现实背景下,林纾作品中深刻蕴含的家国意识与人文精神,为弥补当代审美教育的深度缺失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着重凸显了公众参与社会议题探讨的核心价值。审美教育同样不应局限于艺术形式赏析与审美技巧训练,而是更需引导学生挖掘文艺作品背后的社会现实与人文内核,将审美体验与社会思辨相结合,助力学生塑造责任意识、厚植家国情怀。具体教学中,可结合林纾《闽中新乐府》、译作序跋以及《不如归》序言中“冀吾同胞以警醒”等文本内容开展文学审美研习,引导学生深度体悟其文学创作与翻译实践中蕴含的家国情怀与社会关怀,推动学生审美鉴赏从表层作品赏析,进阶至文化人格体悟与价值观念建构。这种融通审美体验与历史文化的教学模式,能够深化学生的社会责任认知,实现审美教育与人文素养培育的深度融合。

四、结束语

林纾作为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其融会中西、贯通古今的美学思想在当代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系统梳理林纾在文学创作与美术实践中的美学思想,深入探讨其“情理交融”的艺术理念、“意境深远”的审美追求以及“传统与创新并蓄”的艺术主张,可以揭示出这些思想对现代审美教育的多维启示。

本文在梳理林纾美学思想的基础上,构建“感知—理解—创造—升华”四维美育体系,并结合情境教学、讨论式教学等方法,探索林纾美学思想向现代审美教育转化的实践路径。然而,林纾美学思想的当代转化仍有进一步的研究空间,特别是在数字时代背景下如何将其与新媒体艺术教育相结合,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中进一步阐释其跨文化审美价值,仍有待后续研究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1] 张胜璋. 从传忆作品考察林纾的女性思想[J].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0(3):103-109.
[2] 秦婉宁. 清末民初林纾的翻译小说研究[D]. 扬州:扬州大学,2023:59.
[3] 张书宁. 林纾“译笔”研究[D]. 哈尔滨: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2:180-181.
[4] 初相娜. 林纾画家生涯研究:兼论其画学思想[D]. 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21:127-130.
[5] 王婷. 林琴南《春觉斋论文》研究[D]. 兰州:兰州大学,2019:42-48.
[6] 张胜璋. 林纾论古文意境[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9):103-106.
[7] 朱晓慧. 从《畏庐诗存》题画诗看林纾的生命情调[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6):165-170.
[8] 杜聪. 林纾思想发展研究:以“林译小说” 序跋为中心考察[D]. 徐州:江苏师范大学,2017:13.
[9] 卢仁龙. 画坛又谱广陵散:林纾书画艺术论[J].福建工程学院学报,2014,12(5):409-414,437.
[10] 龚任界. 画意千金:林纾书画研究[J]. 中国书画,2021(3):89-106,137.
[11] 尚丽娟. 从林纾山水画看其文化认同的“二重性”[J]. 美术观察,2018(10):138-139.

(责任编辑:王圆圆)